



闲走日本

许多人都说日本人做事细，而我偏用虫眼看他们，
于是就可以看得更细，细到烂的地步。

毛丹青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闲走日本/毛丹青著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06.8

ISBN 7-5321-3050-9

I. 闲… II. 毛… III. 游记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75757 号

出 品 人 郑宗培

责任编辑 杨 婷

装帧设计 朱晓彦

督 印 居致琪

闲走日本

毛丹青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信箱:esle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e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16 印张 8.5

2006年8月第1版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21-3050-9/I·2333 定价:32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4855582

闲 走 日 本



“闲走”之于虫子来说，应该是它们的属性，慢慢地，不慌不忙，跟人比起来，似乎大度得多。不过，虫子的眼睛永远是敏锐的，看什么都看得非常狠。

卷首语	8-11
防府站的落叶	14-17
花讯	18-21
盲女和狗	22-23
隔岸钟声	24-33
美天岛和金枪鱼的眼睛	34-41
青蛙祀	42-49
红点鲑	50-59
蜂巢	62-67
夜山樱	68-73

contents

寺修寺清晨

太阳的门

74-77

近郊之旅

78-79

阿熊的故事

80-83

末班车

84-85

蝉舞

86-93

风铃抄

94-97

落樱

98-103

东京归途

104-111

一位日本轮椅生
与我

114-123

卷尾语

124-127

128-129





5



山手線

Yamanote Line

品川
渋谷方面

for Shinagawa & Shibuya

6

八重洲南口



在日本住得时间一长，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也会有所改变，我这么说“变”，决非指什么大事，而说的是一些小事。其实，这也是发生在我身边的生活细节。

比如，过去不知道日本有花粉症，老喜欢初春远游，后来明白了，再出游就不那么积极地选择初春了。抗不住的人遇上每年日本的花粉症就算你倒霉！所谓花粉，大部分是从杉树上刮下来的，尤其是暖和的天气，再加上一阵风，不少路人就会打喷嚏，泪流满面。很多人戴上口罩也不管用，泪水一直淌到口罩的上端，风一过，丝丝痕迹在阳光下会发出细微的亮点儿，引人注目。

这件事对我来说，也许是幸运的。因为我侨居日本这么多年，非但没得上花粉症，就连在这季节来自国内与我一起出游的朋友，也没有人得。所以，季节的选择有时未必是我出游的条件。当然，我也不愿看到日本老有人戴着大口罩以逃避花粉。

今年开春，我上了一趟高野山。尽管其他季节我也去过，但选择初春还是头一次。

高野山是日本的佛教圣地，这是平安时代的空海大师为了传播真言密宗而开辟的，众多的寺院庙宇和参拜山路构成了独特的景观。空海大师曾留学唐朝，带回许多佛教经典，一直为日本人所敬奉，佛教徒们都络绎不绝地进山朝拜，寂静的山林不时回荡着悠悠的钟声。现在想起来，我到这里的旅行每次都刺激文思，尤其是对中日文表述的一些构想，总觉得受益于山川神灵的启示，有时会穿越时空，飞回盛唐，聆听空海大师的拜学私语，有时又突然想起日本小说家泉镜花写过的一个短篇《高野圣》，这些近似魔幻一样，在我脑海中穿梭不息。

《高野圣》讲了这样一段故事：一位高野山上的僧侣在山道上赶路，被一个卖药人从身后超了。僧侣没走多远，突然感到袈裟里面闯入了一条吸血虫，浑身别别扭扭，于是就拼命往上跳，想把吸血虫甩出来。这时听见马叫声，还看见一家民宅。一个美女留了僧侣一夜。可奇怪的是，只要这个美女一见到动物，就像对人一样跟对方讲话。

她跟青蛙说：“我有客人，你别老缠着我呀！”她跟山洞里的蝙蝠说：“别乱飞，要把我的客人吓死不行？”她还跟悄悄地蹿到肩膀上的猴子说：“别以为客人看不见你，这个调皮蛋！”

不多时，一个男人拉了一匹马走过来，跟僧侣小声说：“但愿你能原样儿回去。”说完，竟然站在美女的面前不动了。美女笑了一笑，妩媚得近乎妖艳。马又开始走了。

美女问僧侣：“一路上你都见到谁了？”

僧侣答：“一个卖药人把我超了。”

“是么？”美女怪笑，并用自己的丰乳轻轻地贴到马身上，很快就消失了。

僧侣夜里睡不着，窗外几乎所有的野兽都在叫喊，不少回都听到了美女说：“今晚我的

客人来的呀！”

次日清晨，僧侣继续赶路，满脑子老想着那个美女，甚至都不想再修行了，他神情恍惚、颓唐，像是一条僵直的鱼，了无生机。正在这时，一个手拿鲤鱼的男人出现在僧侣的眼前，对他说：“男人只要一沾上那个美女沾过的水就不再是人了，他可能变成牛、马、猴子、蝙蝠、青蛙什么的，飞的跳的爬的叫的，她都能变出来。”

美女是妖精，魔女！昨夜出没的野兽都是男人变出来的？！那匹马原来就是超了僧侣的卖药人。看来，僧侣，不！是男人，唯有不被女色蒙蔽，才能得到真谛，这样才能避免变成野兽的厄运。

无疑，这讲的是凡人如何成圣人的故事，同时也向世俗展示了幽深的高野山是一处修行的秘境。目前山上为了修行拜佛的人设有50多处“宿坊”，中文的意思类似于“僧房”，实际上这是指由僧侣经营的客店。客店大都是两层小楼，木制的、有的楼梯扶手异常油亮，就像用过几百年的样子。客店离寺院的殿堂很近，仔细观察，不难发现那扶手上的油亮，其实是长年被香火燎绕，而又经来往过客不断摩挲的结果。倘遇光照强烈的西晒，扶手上也会飘出悠悠的香火味。

我住的僧房叫“无量光院”，榻榻米的客房里没有电视，过堂只是一条窄道，一面是落地木窗，一面是洗漱间。木窗外面有日本式的庭院，松树修得圆墩墩的，石子铺得路十分细腻，有的拐角儿就像撒过细沙一样。

夜晚静静的，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仿佛隔绝了都会的喧嚣。月华如水，星光闪耀，山间流动的露气从木窗的缝隙中漾进来，带来一股股的清凉，沁人心脾。

我猜想，僧房古刹，无论任何季节走进里面，你都会发现某种生机的存在。这般感受除了吸收雨露，享受光泽以外，还有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日本僧人从大唐带回来的信念延续一千多年，至今仍然发生影响。公元9世纪，空海大师在高野山开设了修行的道场，首次传播佛教的真言密教，当时他42岁，而这个年龄是他去长安求学，归国后的第十个年头。高野山原本人烟稀少，被称为“深山中的平原幽地”。空海踏上崎岖的山路，行走在密林之中，为今人留下了直达高野山的通途。后来，他的传说越来越神奇，朝拜的人络绎不绝，过往的人多了，路也就形成了。

时光飞逝，古今悠悠，山与佛，人与灵，这些不变的主题从我的观察中虽有突现，但同时也是生活中的一段经历。清晨，当寺院响起钟声的时候，我拉开木窗向高处看去，只见小鸟正在枝头跳跃，老鹰正在飞越长空，翱翔到那不可知的远方。几乎在我关窗的那个瞬间，忽然发现眼前有一朵非常不起眼的花，含苞欲放，它的形状犹如一个儿童握紧的拳头，正在风中期待开放的时刻。

说来奇怪，上述所有的细节都是从我的记忆中滋生的，当我在行文表述的时候，这种情景也在演化，有的加浓了，有的淡化了，有时它像是对画面的描绘，有时又像是对遥远想法的记录，就好比我在国内研究哲学时的一个闪念，油然间会突然浮现。那些久远的记忆已经融入到我在日本的生活中。

日本与我的日常是紧密相连的，因为我的生活决定了这样一个格局。与此同时，日常细节也成为吸引我的视线，诱发思考的第一素材，我愿意珍惜它，也愿意描写它。



闲走日本/毛丹青 藤原祐的摄影/存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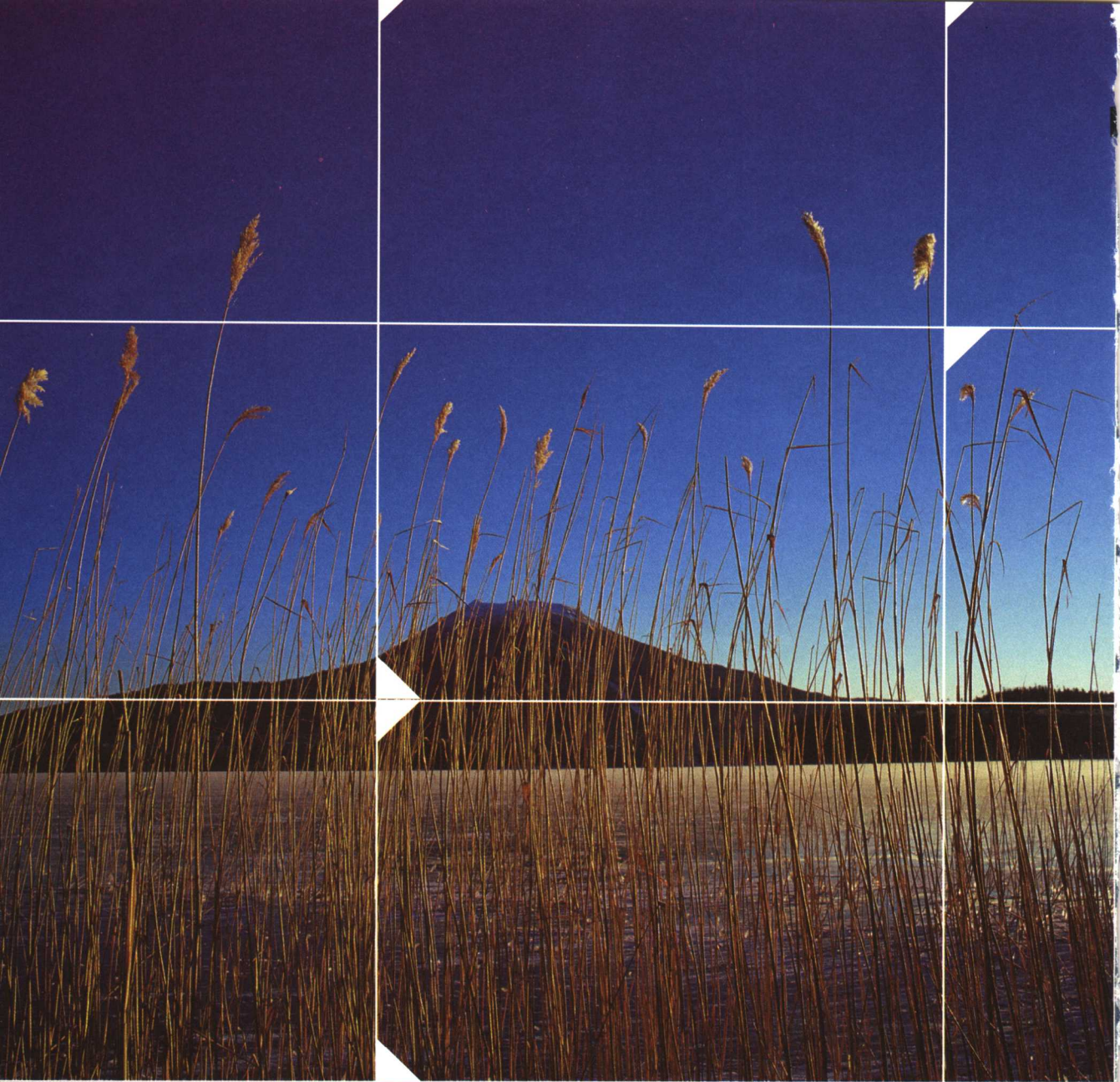
「寂女和狗」 熊本神社 奥天狗和金枪鱼的眼睛 青森花 红点鲑
 群羊 夜山樱 与修寺的清雪 太阳的门 近郊之藤 阿
 弥的故事 木匠师 建筑 风铃抄 阿松 东京归途 一位日本轮椅生与世



我喜欢虫子的复眼，因为它们看到的世界是重叠的、斑斓的、多彩的，每一个颗粒都有放大视觉的可能。

闲走日本/毛丹青 随游站的落叶·花讯

盲女和狗 福寿钟声 凉天路和金柏边的眼睛 青蛙把 红点蛙
蜂巢 夜山樱 专修寺的清晨 太阳的门 近郊之旅·阿
熊的故事 末班车 群鸭 风铃抄 凉楼·东京归途 一位日本轮椅生与我



清凉而疏朗的秋天，总是让人心中充盈着感动，既怜惜繁华的结束，又萌生重放希望。



防府站的落叶

独作异乡客，有时也想出个远门，走访好友，每回一产生这个念头，我就选择秋天。因为日本山多，天高气爽，令人心旷神怡！

从神户开车，乘轮渡抵达博多港，再驱车往九州的山口县，好友说他家住山里，道路又陡又险，尽是上下坡，拐弯又急，开车危险，劝我换坐电气列车。于是，我照办了，准备从防府站上列车。

这是一个小站，只有几条乡村线路，大多数属于单道，迎面对开的列车需要错车，而且，这些开往乡村的列车班次也不多，听上去跟《智取威虎山》里的小火车差不多。据说这“防府”早在7世纪就是一个要塞，它面临濑户内海，是当时的一个小国的国府。派到九州当卫兵的人任期虽然是三年，但经常被延期，有的士兵从此以后就再也没见过他的父母和妻儿了，历史上把这些兵叫做“防人（SAKIMORI）”，想必很悲壮。不过，在当时的飞鸟时代，这些地方诸国的一个军团兵力仅有500多人，哪怕是打仗，也打不出什么规模。

日本是一个很少发生内战的国家。

防府站的四周是光秃秃的，并无高大的建筑物。离站不远有一个路口，居然连红绿灯也没有。好在行驶的车辆不多，人也稀少，有没有信号似乎不像在东京大阪那么重要。我走到站前的自动售票机旁，仰头看好去目的地的票价，整470日元。于是掏兜拿钱，结果发现自己的钱包里只有一万日元的大票子，自动售票机的最大收款面值只是一千元。无奈，我得找个地方破零钱。

站前的入口处有一个窗口，大白天里屋内也亮着灯，没人。周围除我一个人以外，既瞧不见其他乘客，也看不到列车员的影子。这个钟点很凑巧，站内的列车尚未启动，一排排的车厢默然整队，使眼前出现一种逼人的静寂。

我冲屋内大声喊：“有人吗？我想破个零钱！”

没人答话，但风声贯耳，从屋檐上刮落的树叶飘至地面，拍起轻微的尘埃。秋风莫非是防府站最忙碌的乘客？！过了一阵子，急促的应声由远而近。

“让您久等了，让您久等了。”一个中年岁数的列车员从站里跑来，他右手提一把长扫帚，扫帚梢离地半尺，不至于拖着地，头上直冒汗。我见此状，也不再喊了，一边递给他钱，一边跟他说：“我想破个零钱，买车票。”

他接过钱，打开工作台上的钱匣子，翻了一会儿，面露难色。“啊呀，我这里也没有零钱呀。”他抬起头又急忙说，“请您再稍等等，我去替你换一下钱就来。”

我点点头，自然也不好意思催促他什么。可就在他一溜小跑出站这当间，列车“吱——”的一声尖叫，正欲启动。这下我慌起来，等他破零钱的这几分钟，列车要开了的话，那不就糟糕啦！更何况车次本来就少，放跑这班车不是白白浪费时间么？不幸的是，结果真像



↑←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工作几十年，就是很多人的一辈子。